

第十八回 管不聞婉轉探才費小心 卜紅絲信筆題詩存大禮

詞曰：

聞名不久，未識才情真否。果是閨中八斗，結他做英皇偶。
題詩信手，聊免塗鴉出醜。識破珠璣瓊玖，大禮如何敢苟。

右調《少年游》

不說李知縣受卜成仁之托來見管公子。且說管雷，有人報知長孫肖中了榜眼，奉旨歸娶之事，大喜不勝。因暗暗著人到祖夫人處，請姐姐回家，與她商量道：「姐姐詐死，外面人都信了。今先生奉旨歸娶，將近到了。爹爹又封王未回，倘有府縣來問，卻怎生答應？」管小姐道：「若竟說是死，恐別牽終幕，豈不有誤？若竟說是生，則生死至情，又無以見。吾弟且含糊於生死之間，看長孫作何情態。倘責汝優柔不斷，只以待父歸為辭，便可掩飾。」管雷一一領受。

正算計未了，忽報李知縣來拜，管雷忙出來接見。方才坐定，李知縣就先說道：「今高親長孫無忝，高擢巍科，奉旨歸娶，賢契知道了麼？」管雷道：「已聞知了。」李知縣道：「令先姐既遭此變，卻將奈何？」管雷道：「實無可奈何。」李知縣道：「雖無可奈何，然此係奉旨之事，須先商量一法以待之，方可免臨時之誤事。」管雷道：「家父奉王命而遠出，治門生又年幼無知，實不知商量何事？只合等長孫先生到日，他與治門生有師生之誼，于家姐有夫婦之論，家父又與他有通家之好，此時當作何舉動，他定有以教之，治門生實不能先打點於此時也。」李知縣道：「子候父命，固是正理。然尊大人（原書自此缺二頁共三百六十字）

小存仁道：「管家的事，已說得明明白白了。但只要妹子樂從，便救了我的性命，不知母親曾又與她說通麼？」鄭氏道：「我已說過三四次，她執定要待父命，教我也無法奈何她。」卜成仁道：「若要待父命，不知父命幾時來，莫說他來尋我，便是我自家急，也要急殺了。」正在著急，忽父親卜尚書有信寄到，忙忙拆開看時，恰正是教女兒從權嫁與長孫榜眼之事。喜得卜成仁抓耳揉腮，不知是處。鄭氏聽知，也自喜歡，因拿了卜尚書的書信來，與女兒看道：「這番沒得說了。」卜小姐看見書中說道：「既玉支璣有聘，答聘有詩，則婚姻定矣。」又說道：「長孫榜眼青年才子，你若嫁得他，我心高興。我已央大座師王相公為媒，與彼說明矣。」卜小姐看完，沉吟半晌，方說道：「父既有命，母親又再三教勸，事又與哥哥相關，孩兒怎敢再辭，聽其來娶可也。若先往管家與她弟為我弟，則恐涉嫌不便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她家公子才十二三歲，有何嫌可涉，賢妹既允了，他明日就要來接賢妹了。」紅絲方元言語。正是：

惜情爭論恨沉吟，默默無言定遂心。
誰說湊來人事巧，大都天意別高深。

卜成仁見妹子允了，遂復來見李知縣，央他請了管公子來，同回家去見妹子。此時紅絲小姐正在書樓上題詠陶情，忽卜成仁慢慢同管雷走到樓下，先見了鄭氏，便教侍妾報知小姐。紅絲小姐見事已至此，不免要相見，叫侍妾請上來。卜成仁遂與管雷上樓，管雷到得樓上，將紅絲一看，只見：

是花卻不露花妖，秋水春山別樣嬌。
若就文心認君子，其中恰又逗桃夭。

管雷看見卜小姐儀容秀美，竟與姐姐相似，心中又驚又喜，因上前施禮道：「尊姐請坐，待愚弟拜見。」卜小姐道：「姊弟雁行，拜何敢當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只是常禮，長揖罷。」揖罷坐下，送茶。茶畢，管雷道：「長孫先生奉旨歸娶家姐，以完玉支璣聘定之盟。李父母久知家姐之玉支璣，已追出上庫。又聞上價贖出，轉聘尊姐。總一玉支璣，故婉轉屈尊姐以曲完三家之美，故愚弟敢越禮請見。欲迎請尊姐至舍，早領教誨，使得習熟，庶免臨時錯亂。」卜小姐道：「愚姐閨中柔弱，足跡不逾閨外。今承父命，欲以卜家碧玉代周南窈窕之庖，難免抱慚。明日鳩居鵲巢，非宜不類，尚望賢弟時為指點。」管雷道：「前日長孫先生，以玉支璣聘定家姐。家姐詠一詩以答其聘，自以為摹形寓影，微有可觀、不意復見了尊姐答聘之詩，出風入雅，真是後來居上，甚是抱慚。幾望飛侍闈席，以領香奩大教，卻恨無由。今兄弟借此一脈，轉得至前，真僥倖也。」卜小姐道：「當時詠此，只因見了原韻精微，一時技癢。又因哥哥索和，故一時續貂。原不知為答聘之用，又何知傳到尊姐並賢弟之前，為大方貽笑。」管雷聽罷，就走近書案前，翻她的筆墨觀看。只見題花詠柳，賦物娛情，或長篇並絕句，不一而足。因說道：「尊姐翰墨淋漓，真家姐閨中之良友也，可敬，可敬。但愚弟不識進退，攜得素扇一柄，欲求尊姐揮灑數行教訓愚弟；不知允否？」因向袖中取出一把金扇，放在案上，卜小姐道：「要題寫何難，但恐不佳，賢弟不要見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磨起墨，遂信筆題一首道：

春風不問是誰家，吹得桃花片片斜。
幸喜支璣支得住，兩花織做一枝花。

管雷立在案旁，看見卜小姐落筆花妍，柳媚吐詞，燕乳鶯雛，不覺驚喜欲狂。因稱贊道：「真吾姐也，明日即當具香車奉迎，萬望尊姐慨然。」卜小姐道：「且到臨時再看。」管雷遂辭了卜小姐，依舊同卜成仁出來。送到門前，卜成仁又再三叮嚀管雷擇日來接。管雷應允，方才別了。

回家入見管小姐，將相見之事說了，道：「這卜小姐，真又是一個才女了。」管小姐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管雷道：「愚弟見她案頭，筆墨縱橫，吐談風雅，不問已知其為多才閨彥。但恐姐姐不信，故以扇索題。不得已，又露出窺見淺態，未能使她笑愚弟無目。」管小姐道：「求她題扇，她曾題麼？」管雷道：「她接過扇子，也不問題，遂信筆寫出一首七言絕句，竟將這一番舉動曲曲道盡，卻不露一痕形跡，而又風雅特甚。」向袖中取出，遞與管小姐道：「姐姐請看。」管小姐看了，不覺喜動顏色道：「風流香豔，實實可愛。吾弟賞鑒不差，須速致其來，以鳴河洲之盛。」管雷道：「卜小姐不獨才美堪憐，而一種幽貞性情更可敬也。我看她嫁與長孫，雖承父命不敢推辭，但教她充作姐姐，這一段委曲，未免近褻，似非所願。明日請她，未必肯來，我們若逼請她來，雖若親愛，實屈辱之也。不知姐姐可能免其屈辱，以昭親愛？」管小姐道：「卜成仁逼妹代嫁者，是認我死，贖禍及於他。我今尚生，他原無禍。他既無禍，則他妹之嫁，自有正途，何須借逕，以損閨顏，但此時不便說破。賢弟既欲全此女之貞，明日往迎，須認我為記。」

露其意，止其勿來可也。」管雷道：「姐姐此論大妙，愚弟即如此行。」

到了次日，遂不通知卜成仁，意自到卜尚書家來要求見。家人是公子吩咐下的，也不說公子不在家，竟將管雷引了入去。走到中門，又叫管中門的僕婦引至樓下，又叫管樓門的丫頭稟知小姐，方才請管雷上樓去相見。相見過坐下，卜小姐道：「賢弟今日之來，莫非接我到府上去麼？只怕今日還不及。」管雷道：「昨日愚弟妄想要接尊姐至舍者，以常人論也。及見尊姐，而知尊姐德性過於古媛，才美高於今淑，行為閨范，止作女儀，非常人比也。歸而思之，安敢獻媚華堂，而移花易柳，以辱春光。故愚弟今日之來，雖名為迎接，實欲暫停鸞鳳，以待百輛之迎，不知尊姐以為何如？」卜小姐道：「體貼至此，賢弟之情，可為深至，感激不盡。但恐安坐不往，禍及家兄。倘傷手足，則爭禮又屬虛名，有所不忍，故躊躇不決耳。」管雷道：「愚弟既不欲辱及尊姐，又安敢禍及尊兄，實有所持，萬萬可以兩全。故敢為尊姐作溫犢之思，尊姐但請放心。」小姐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賢弟說來，雖覺快暢。但不知就理，終懷疑慮。賢弟何不明以告我？」管雷道：「此中就理，淺而易見，尊兄拿隱無傷，故敢請命。尊姐若不深信，乞至舍一觀，自然明白。若要此時明言，竊恐耳目漏泄，有傷大事，實實不敢。」紅絲見管雷說得侃侃，料不是謊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賢弟既有大力，覆庇愚兄妹之功多矣，感激，感激。」管雷說明，就辭去了。

卜成仁聞知管雷來接，忙趕了來家，要攛掇妹子速去。不期來遲，管雷又去了。因急急上樓，問小姐道：「管不聞既來接妹子，為何又獨自先去了？」卜小姐道：「他不是來接我，是來辭我，教我不消去了。他說自有妙法，可以保全哥哥，決不至有禍，所以自家去了。」卜成仁聽了，連忙跌腳道：「管公子不肯接妹子去，反說這些好話，這事不好了，是我的禍到了。」卜小姐道：「這是為何？他難道小小年紀，會捉弄人？」卜成仁道：「妹妹你不知道。這管公子的姐姐，是我威逼死了。論起理來，原與我是仇人，若是個奸狡的，不知幾時把我告了。只因他年紀小，糊糊塗塗，又沒膽氣，故隱忍至今。我只愁管侍郎回來，這一死難逃。只指望管侍郎死在海外，便是我的造化。今不期添出個長孫榜眼來夾炒。多虧李縣尊設此移花接木之計，全我的生。管公子一時想不到，昨已應承了，來認做姐姐，愚兄一場大禍已可消釋。不知為甚，今日又變了卦。定有人點醒他知，要與姐姐報仇，故改口來回妹子。妹子若不去，我自然是死了。」說罷，便哭將起來。

卜小姐道：「哥哥不要哭。我看這管公子年紀雖不，說話卻老成，決無報仇之意。但我再三問他，他不肯直說，只教我到他家去一看便知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既教妹妹去看，妹妹何不為我的性命去看一看？」卜小姐道：「若論女子守身，決無輕易出門之理。既哥哥如此慌張，只得蒙羞冒恥為哥哥走一遭。」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美應愛美，才自憐才。不知後事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支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